

兩
朝
平
壤
錄

兩朝平穰錄卷之三

會稽

諸葛元聲輯

商濬校

寧夏

哮拜者。故黃毛韃子也。嘉靖中住牧山後。屢盜邊民頭畜得利。因投黃台吉部。吉惡其狡悍。頗忌之。拜遂與土谷赤阿木尚虎不交。及華人被虜者。鄭賜等。前後三百人扣塞降。夏鎮開府王崇古受之。更選土著健兒。豐其資廩。號為家丁。建牙則列侍衛。出征則為

選鋒。此輩善騎射。習虜地敢死。拜尤勇藝絕倫。每遣
檮巢。持兩日糗糧。控馬馳出塞。日可三四百里。乘虜
不備。盡殲其老幼。驅牧畜而入。計級受賞。故虜憚之。
為遠徙。虜婦誑呼拜來。胡雛不敢夜啼。寧鎮三百里
外。無虜馬跡。拜與谷赤各累功受職。拜至本鎮副總
兵。谷赤為游擊。金帛累鉅萬。署養真虜家丁。至二千
餘人。相繼撫鎮。以為得以夷攻夷之法。皆倚重優畜
之。自馬市開。官軍不復出塞檮巢。拜等勇無所施。遷
上游閒者。艷資廩。賞緣亦籍為家丁。實孱弱不能開

文秀等耻與罷士為伍。我既以重賄啖虜。邊餉漸有
減損。開府者遂視此輩為虛糜。若不能一日捨去。拜
喪。缺望無聊。日苦邊鎮有事。無何亦死。拜告老。赤子
文秀。拜子承恩。皆襲父職。為都指揮使。萬曆十九年
巡撫光祿。山東益都人。蒞任即疑拜勢重難制。每事
裁抑之。拜父子心不能平。是年秋。火入靖海。
經畧尚書鄭洛檄調夏鎮兵。營遣文秀率千騎西援。
拜驚曰。文秀雖經戰陣。豈堪獨將。乃見洛願以所部
三千人與子承恩從征。洛壯而許之。營惡其自薦。故

於其行馬之羸者不與易。拜快快去至金城西。見諸
鎮兵皆不能如其兵精。賊平取徑虜地馳歸。虜辟易
不敢逼。遂有輕夷夏心。恣睢凌下。多縱其曹掾冒糧
部下把總王徹。金汝卿。中軍朱綬。皆猥薄子。撫拜諸
不法。上狀經畧幕府。洛以降夷寘不問。徹等復上狀
開府。引冒糧事為左證。拜以賄求免。先是。磬取樹瓜
種於拜。西土有瓜自樹上生者故名磬取其種拜令夜不收亦力赤刀
兒進之。薄遜磬意。杖之斃。拜因曰。非取瓜。取金耳。
乃以白鏹五百兩。謝力孫四十皮。令義子時英。塞馳。

獻馨。馨大怒。撻奕襄。監之寧城。寧城即山家堡在東門外。監達子處半園。

也。而下其事河西道鞠之。兵備副使石繼芳與党屬

鄉為姻家。凡事阿馨意。遂執拜近倖數人。視徹舒輟

如律。已而從末減。拜自念結髮効死疆場。五十年受

寵秩。乃以棄遲見倖辱。不勝怨望。承恩念父不平。又

以強娶民女為妾。被馨笞之。廿。益其怨。故事市馬給

士伍倒亡者。當追朋合朋頭肉。贓銀。馨皆羅併未完

者。即於月糧扣之。丁卒咸蓄怨。未敢發。時冬衣布花

草價銀久不放。而開府方欲清查靖海時。庭買穀糧。

拜等愈益懼。始與子承恩謀欲挾眾復歸虜。時土文

秀方守赤家堡。烟兒梁

正通虜之徑

承恩馳見文秀。告以

父意。文秀阻之不果。劉東陽者。清虜衛人。正兵營家

丁也。素氣桀驁。誕有逆志。每以罄浚削欲為亂。至是

遂勸承恩糾黨八十人。入闕王廟。剖羊歃血盟。將飲

眾曰。今日舉事。須一人為主。共視杯中酒。漚大者當

之。獨東陽漚大。久不滅。遂共推之。期正月念八日。伺

鎮巡官宴演武臺時。發難。既又未果。然反形大露。巷

市涵涵。坐營江建輔。急上變。請給前銀。安眾心。掌軍

夏衛官李承恩。藥局官陳漢曰。以亂挾而與之。漸不可長。虜不畏族乎。馨是之而搃兵張維忠。懦不了事。壹意阿馨。至二月十五日。衆家丁催討前銀。并見領月糧。猶不肯給。承恩於是復糾黨至關王廟申盟。亂遂決。十八日巳酉巳時。賊遽聚帥府。恚曰。邊軍何罪。而開府裁扣月糧。坐置之死。維忠不能以恩威遣。第令往河西道理之。衆賊嚷罵出門。沿街號召。各要穿甲隨衆。不從者殺。遂往攻河西道門。破。逼堂階矣。東陽急曰。且先尋党都堂再來。喧譁而出。其時賊卒剽

川兒已撞入宅內。繼芳僕撲殺之。寘尸窖中。繼芳寢甚。奉勅印以妻孥踰垣。從千戶黃培忠家避。培忠馳至帥府。請速集兵擒賊幕下。相視無定計。培忠恐歸。遷繼芳於虞紀善家。遷其室於諸生李喬家。賊衆遂擐甲奔馬。往攻開府矣。時倡亂者才百人家。丁張大紀謂張維忠曰。事急矣。賊小烏合。易與。元帥速傳令中軍司討賊。一鼓成擒耳。少緩將蔓不可圖。維忠心戰悸。不知所為。尚用游辭求解。為賊擁入書院。禁錮之。復分兵入河西道。於窖見川兒尸。愈忿。就虞家出。

繼芳於積薪中繫其頸以轡亦擁入書院。警聞變。隔垣出諭曉賊。不聽。圍擁儀門下。俄傳開府召拜。拜入少選。出作胡語。遂大呼而進。警盡室登樓。時鎮官畢集。莫敢誰何。惟候語慰釋。賊氣益張。右廡有賞軍新釀醢數十罌。賊競為牛飲。遂狂酗。抽刃登樓。警家人亂擲金錢樓下。不顧。警急縋下。避後園。賊執至土地祠。額膊俱着刃。以馬載入書院。繼芳微服。襍與隸中。已出院急走。忽風掀大帽起。一老兵識之。復執回。河東道兵備隨府初蒞事。謁開府及鎮。入通政司。叅議

穆來輔以出使過里。咸為賊簇至。譬曉百端。終不聽。賊至堂皇。挾矢露刃。數馨貪剋罪二十一。繼芳以婚媾黨惡。同時遇害。各梟其首。張維忠向賊叩首。勸饒不從。都司蕭韶成。中軍梁富國。以身蔽護馨。流涕向賊乞全屍。卒不聽。支解馨以肉喂犬。懸二人首四牌樓。党夫人裸擲狗於市。盡有其橐。始收各衙門印信。分閉六門。縱獄囚。焚案牘。掠公私積帑。市隱貨幣。燒官民廬舍。火光徹天。東陽遂為賊帥矣。十九日賊慮反謀不成。目勒維忠疏引罪。內稱巡撫剋糧激變等

情又脅府來輔為草。乞招安疏。三易始定。并鎮原王。
凡三疏。歛富民百金治裝。慮途有更辭。以四健卒監
之行。東陽乃下令禁搶掠。殺犯令者二人。二十日賊
招許朝盟於譙樓。譙樓即北城樓高大堅完。頗視盡
北門許朝南門文城內外賊始亂據之後東陽專坐
秀承息坐西門朝故巨盜。耄而猾賊多智。數冒首
虜功授百戶。坐罪廢。子萬鍾犯竊。黔為城旦舂。故賊
援為黨。四凶濟惡。睚眦必報。執李承恩陳漢。殺譙樓
下。以其阻發餉也。四首同懸示。自朝入而賊不復望
招安矣。是時提督尚書魏學曾。新代鄭洛在固原鎮。

二十一日聞變。火連差千戶部寵齋白牌諭帖。傳諭變丁。并在城軍民。即時斂戢。聽處分。賊留寵不報。且逐營壘。武吏異已者。偽署改易。靡非其黨。賊帥各簡健兒二百人。號曰隨任家丁。潛奪藩府儀仗。導引出入。大括商民金寶。女婦聚北樓。恣淫轟飲。城中民不聊生矣。二十三日。遊擊梁琦守備馬承先。與噶雲土文秀互市中。衛方旋兵。謀歆攻賊。文秀素怨。開府侍之薄。雲拜義子也。驍猛善戰。時為千總。党常面許推撫夷。守備不與。亦懷恨。是日拜執雲。文秀妻子城上。

脅令殺琦承光。文秀猶豫。賊黨孔大宣黃汝莘已加
刃二將矣。文秀雲乃縋上城入夥。開門內兵二十四
日。東陽差人向維忠逼取勅印。維忠度不免。結之止
閣取印。即自經死。賊既得勅印。令營人馬蓋為脇從。
東陽自署曰義士。以誅貪為名。以庫藏金給軍士。以
結其心。時拜初為子所挾。尚惶惑。後見殺死多黨。又
軍勢浩大。逆謀可成。乃厯推劉許。事皆從中主持。以
圖大逞。二十六日午時。除市壇陳几案幣幘。賊衆畢
集。東陽緋袍玉帶。建大將旗鼓。與馬羽戟導引前後。

僭稱提兵到任。至武安王廟行香。然後詣壇屠牛馬
祭告天地。誓衆曰。某於某日誅殺某官。為三軍除害。
禍福是共。貳心者有如是牲。祭畢饗餼。北樓。賜稱
偽提兵。朝承恩文秀雲副提兵。分前後左右五部署
守備。高才贊機密。指揮賈應元司宰割。劉桓治穀菜。
千戶鄭祚典旗幟。周國柱為東陽中軍。陳雷為東陽
旗牌。何應時為許朝中軍。白鳶為許朝千總。樓上並
設五座。各官軍民俱長跪稟事。又嗾鎮官齊赴北樓
賞。各路官以事入鎮者。皆令賫銀布。歸賞士卒。收市

人心。始議整搦兵馬。取河東西各城堡。又議分兵六千。阻當固鎮軍馬。又令魏搃兵原差回覆督府。要與達授東陽搃兵。朝承恩副搃兵。文秀雲叅將。專在寧夏鎮守。如宋元昊故事。若不從。定勾引達子來搶陝西省城。是日督府又下檄令賊候旨處分。放民耕種。皆不報。二十七日。承恩領兵五百。奪玉泉廣武中堡。一帶城堡。土文秀領兵五百。奪平虜一帶城堡。承恩未至玉泉。營兵有乘機作亂者。遊擊傅桓康知之。斷手足者六人。其黨憇之。承恩怒攻玉泉。桓左右盡斃。

閉門拒守。為寧夏衛千戶陳繼武縛獻承恩。曰。為畧
郝雲為玉泉遊擊。即令陳繼武屯王宏堡。遣陳龍往
諭西路。遂引兵而西。叅將熊國臣守備袁尚忠等皆
棄城走。於是中衛廣武大垣石空寺。所遇屠戮。曰。繼
授高天爵大垣守備。張大紀廣武遊擊。何安石空寺
守備。王虎中衛叅將。李宰李虎屯棗園。惟北路平廣
叅將蕭如薰堅壁不下。於是自河西北至玉泉。四十
七城堡皆望風披靡。相繼降賊。勢將占據河京靈州
花馬池等處。結連套虜。並舉入寇。成則為宋元昊敗。

則歸虜。各地方旦夕自危。而全陝震動。承恩遣人招如薰。如薰不應。度賊必來攻。預策以待。大出金帛犒士。申守險要。其妻尚書楊兆女也。朝夕勸如薰盡忠報國。自脫簪珥佐餉。如薰以大義獎激士氣。布告遠邇。曰。逆賊擅殺大臣。謀為不軌。官軍世受國恩。無為拱手聽命。三月初四甲子。承恩雲以兵數千至平虜。見有備不敢逼。乃謀先取靈州。此時朝廷聞寧夏之變。命下勅督臣魏學曾急赴該鎮。假以便宜相機撫剿。止令捕誅元亮。餘黨准撫而學曾遠在固原。未

悉變亂情形。又武備久弛。錢糧無措。只得急調各邊兵勇。借茶馬官銀。以給兵餉。一面移文各營堡令堅守。以待援兵。一面差原州副總兵李昫。領鎮兵赴寧夏剿賊。又恐賊結連北虜。復遣兵把截隘口。承恩聞原州動兵。欲乘其未至。急攻下靈州。有吳世顯者。故靈州土官也。曾為叅將府中軍。以賄黜。乘亂潛至鎮。誘賊取靈州。已為內應。至是高才謂承恩曰。靈州堅未可力取。而來保恃勇寡謀者。宜以計襲之。乃脅遣長史楊耀川往止兵。乞撫陰。以勁卒隨其後。先密令

人通世顯為貢生。孟召等知之。說叅將來保嚴固城。守耀川。至不許入。承恩乃於三月初十遣王虎領賊過河來奪靈州。為守備趙武敗去。初八日李昫討賊檄至。承恩引衆趨四鎮。留哮雲駐河端。高才張學等商議大兵壓境。虜援不能濟。急遣文秀輩輦金帛徵虜援。賊大艘金帛堡以候虜渡。東陽召府來輔詣北樓議招安。且徵軍餉。府辭以疾。賊怒將加害。不得已乃與來輔赴北樓。文秀以屬見。朝倨曰。諸君日言招安。此檄胡為者。來輔徐曰。招安為朝廷特恩。將

職在死綏。不得不爾。衆默然。悲黃培忠等潛謀內應。乃囚百人。十一日。李昫率副提兵王通。參將趙武。鄭有光。吳顯。孟孝。臣李棟。楊國臣。統圍靖。綏兵馬五萬。阻河屯靈州。鳴沙洲。呼雲奔回鎮。官軍驅賊駝馬牛羊萬蹄。過河東。拜忿其乃。虜取官庫金幣。差西僧把利。嘗為營所擄。特寵。殺人。繫獄。與文秀往誘虜曰。頃爾明愛誅死。火力亦北奔。那顏以馬力弓鉞雄塞下。至今不報復。拜竊耻之。我事苟濟。那顏亦一洗馬。且許以鎮城。昇署力。免平虜所界。打止大旗。西抵

中衛昇。賓兔炒庫兒花馬池昇。宰僧鑽刀為誓。又將
盔甲數百領。與虜披帶。令起兵來助。虜大喜。許諾先
遣數百騎應援。隨令宰僧統部落三千人。後至十二
日。張太紀在廣武。見官兵已至。密獻書於朐。約迎師。
令把總何寬納舟。艤舟西岬。師濟遂入廣武。大紀回
鎮十四日。靖虜叅將吳繼祖領兵過河。至中衛城外。
令城中人將王虎綁獻。進城交撫。由是趙武攻石空
寺。吳顯攻棗園。執李宰等。斬三百人。李棟取大堤。楊
國臣取王泉。所陷城堡盡復。官軍得樞津渡。聲大振。

督撫移住靈州。防賊南犯陝西。省城又差提兵劉承嗣領定邊兵。壁於橫城。哨探賊見官軍四集。以土塞城門。官民稍異者。咸忌之。禁於甕城。十五日督府始下檄。聲賊罪。許朝以衣裹而入。衆不得見。平虜所遣偵者至鎮。爲賊覺。剽馘斷兩手。收斬所主家。又恨前廣武渡官軍收何寬祖。輟納舟等家。於是河內絕無一舟。諸兵濟涉甚艱。十七日臨鞏道遣都指揮李鯤放船筏至橫城。常川渡兵。拜聞虜騎將至。遣文秀雲領賊數千迎之。值官兵將入。王泉二賊即會虜迎敵。

於玉泉營外屯住。許朝又領兵一千在廣武地方屯住。未幾宰僧部落三千已至。亦在河西金貴堡門外屯住。十九日拜見達虜來助。盡遣家丁五百并火器手五百往來策應。又親自引虜數千騎入鎮城大索金帛聲伎。中其欲。虜大悅。屯劄教場內。向官軍稱說。我們與寧夏噶王已是一家。今將迤西甘州莊浪并延綏各頭目部落俱調前來。與你們對敵。拜欲棄虜勢取玉泉平虜。乃令文秀俱辦髮胡服。領虜赴玉泉攻城。二十九日噶雲吳教塢部招云等同着力夾帶

領精騎二千。張打坐。盡感策。撲至平虜。攻城甚急。如薰督兵血戰射死一虜。賊方退時。官兵皆臨河下營。賊亦分撥四千人沿河擺守。以拒我兵。始知張大紀獻書迎師。因誘殺於漢渠橋下。又殺把總王徹。報上。訐仇也。汝鄉以出外免。時各處官兵集已三四萬人。自虜在。未敢進。督府乃使譯撫虜。虜回執譯至鎮。邀賊賂。賊欲殺之。虜復携去。未幾虜終以賂不滿欲歸。時雲以官兵日盛。亦欲隨虜北走。部下家口皆在鎮。不願從。四月朔。指揮王琦。蕭韶成。陳雷。以賊令濬渠。

出城皆棄家潛叩督府。後琦往西易。劉承勳、文秀擒還。支解於市。又垂繫韶成雷家。四月初二日。督府移師花馬池。蓋先是議者皆謂胡虜未入內地。速宜遣兵阻截。賊勢孤可并力進攻。或又謂賊嬰城自守。尚不敢發。倉劫民家。可招安而平也。魏公初以糧餉未給。故曰循至此。則虜已與賊為一。乃自小鹽池移師花馬池。復遣人諭虜。申朝廷和市舊約。令勿助逆。虜佯許退去。而實陰助之。初三日。督府傳令李煦率官軍進薄城。列為四營。賊縱兵薙髮。肖虜出戰。殺

傷略相當賊。又脅鎮原壽陽二王。鎮國將軍鴈梅。隨府穆來輔。皆登城。許朝手刃王侍人。承恩曰。官軍不退。吾以二王官人縛陣前作楯耳。坐之於地。達旦不遣。初四日。賊又疑守備朱綬。百戶白縉。土教。堤為內應。皆殺之。時李昫居北營。屯演武場。劉承嗣居東營。昫等連日與賊交戰。皆勝。然北營前扼虜失地利。餉道不屬。昫與承嗣約。初五日同進兵。至期東營方出兵。哮雲率步卒推火車火炮突擊之。昫速令王通引兵冲破車營。奪焚火車百餘輛。盡趕入湖內。殄死賊。

兵無穀。通部下家丁高蓋等。乘勝遂入北門。大殺傷。
賊衆雲奮。戈刺蓋壕中。云亦中礮死。賊敗自相蹂踐。
死者千餘人。而榆林為糧不給。莫肯進。主帥忽下令
退師。而奮勇先入者。悉兵賊所商矣。是役也。賊頗惧。
又恐城內生變。令人執刀沿街巡邏。不許一人出戶。
至初六日。朝文秀復督宗室隨穆至東城樓上。向昀
哀告退兵。願求招安。自此將宗室隨穆俱承恩於
南城呼李繼曰。吾父出萬死一生。為國禦虜。蒙恩澤
至上將。撫臣浚削激怒軍心。自取夷滅。吾勒部曲待

命當路不察。反以為罪而不見功。人言漢恩薄信然。誰察見至情。吾朝降父死耳。必云首惡。則常達子白鶴張清百人俱在。乃不罪造亂而罪戢亂。吾寧保此完城。結匈奴圖自全也。因投諄勅城下。鯤慰安之。初八日賊復招至虜騎以萬計。晌等亦議天暑兵疲糧草不繼。不若權許賊為沐養計。乃各退舍。賊見官軍退。復合虜躡其後。掠張政魏信諸堡。官軍趣救之。始退。自賊塞門固守屯堡。粟俱不得入。餒之如虜。財食俱困乏。乃令劉桓賈應魁大搜民間米麥牲牢。且曰。

官軍屠城。百姓將無噍類。吾為若曹守護。何容此也。
官兵退。復修舊怨。乃殺李承恩子沛。納賦。納每一門
六人。瞿芳一門七人。執百戶張世傑。呂擢。斃於獄。又
殺諸生蔣三重。廣造重屋城上。日擁狎邪倡酬醉。輒
妄殺戮。掠五衛經歷院道掌錢吏。責商稅贖。鍰刻
期必納。又令民訐首誅党石時。乘機雜盜財物者。於
是民殷富之蓄。被括罔遺。又下令毋納諸堡民入城。
恐為耳目。啟閉必親監視。言服可疑。及素有隙者。輒
殺之。魏提督受命兩月。師無成功。日夜憂惧。或謂哮

皆高爵。而推劉許。意視緩急。取二人首。乞靈。朝廷
爾。今宜陽招劉許。陰授此意於李士。無不應者。督府
然其謀。乃於初十日遣賫本家丁葉得辛。詭報朝命。
陸東陽參將。餘進三級。囚審諭拜文秀。殺東陽朝。立
功贖罪。比時四人方密。未有隙。拜乃暴其謀。朝折得
辛脛下之獄。而簡卒濬濠。一意邀虜為固計。虜貴要
王帛美女。與河東西地方。肯助兵。賊先是將尼僧樂
婦。盡配家丁矣。至是無以應虜。乃括鎮城美女。不
論有夫無夫。盡行掠取送虜。於是哭聲震地。自溺自

經者無筭。如冠帶官熊彥古妻林氏。千戶梅湛母朱氏。楊寨妻范氏。白縉母王氏。餘丁王明理妻王氏。皆伏節而死。內指揮趙承先母李氏。妻李氏。子母五口。罵賊悉自縊死。尤慘也。時慶憲王被拘。賊將入府索宮人。王妃方氏。令閉宮門。伺膳畢出見賊。催逼妃欲拔劍自刎。一老宮人引妃抱世子入後園土窖中。宮人取袍服置井上。環哭之。賊入信非溺井。止掠金帛。取少宮人而出。及宮人起窖。妃已死矣。衆賊爭取良婦姦淫。民無不切齒。四月十一日。賊以美婦寶貨載

送虜營。并將寧夏地方獻與吉囊。莊酋又捏妖讖言。朱家合休。胡當復興。東誑順義王。令共爭天下。十二日。拜領次子承寵。千總吳教琪率兵數千。連虜營於張政鎮河之間。村墅無人。道路阻絕。拜因邀着力與娘子來城宴待。十三日。虜乃遣頭目來會北樓上。飲血訂盟。因致金帛。牢醴糗糒無算。酋歸留部落駐牧河之兩厓。十四日。督府候葉得辛不回。復被賊開門放農收不聽。恐官兵復來攻城。日夜督人運灰土木石。城上備禦。按寧夏城池係赫連勃所築。名曰趙元吳提此拒宋師。七月。

爲衆不能克之故。有老卒楊宗兇者。故礮手也。爲賊賊倚恃。不惧官兵。作展石礮。官軍多爲所擊。賊之火藥。有張大驢者。舊以造烟火給事王府。赴礮黃百餘觔。獻賊。皆得重賞。十五日。賊盡毀城外叢祠壇壝。亭榭棹模之屬。城中禁人偶語。諸生偶語者。賊輒箠之。凡四十人。時繫者盈獄。賊前後縊殺之。兇盡。賊情內外。牢密不通。且關中道路崎嶇。轉運糧草。極是艱難。朝廷以賊久不下。勅魏學曾速攻下賊。賜創一口。不用命者。前斬後奏。學曾奉此勅。只得廣調各處人馬。及廷綏等處將

擊姜顯謨蕭如意等皆領兵來會期四月十七日進
攻寧夏城。忽聞虜助賊東自安定西自玉泉大肆侵
擾以牽制官兵遂改期於二十日進兵。次日抵城下
掘挖外城填塞濠塹欲安雲梯登城。許朝慌令東陽
守城上。自己領率出城迎敵殺傷官兵百數不克登
城。二十一日賊復合虜二千餘騎挑戰官軍引大礮
中數首賊乃引去。此時魏提督住靈州調度正愁兵
寡賊虜合勢猖獗却得甘肅巡撫葉夢熊調到貴州
苗兵一千餘人差提兵麻貴牛秉忠前來助剿。二十

四日誘賊出戰。呼拜自領虜家丁迎敵。麻貴馬乾英

斬二級。

麻貴此戰乃斬絕招虜之始。

拜退入城。虜亦退去。

從此戰後。拜亦

夜出

官兵趕至城下。城上矢石如雨。官兵中傷。只得

退回。於是提兵麻貴、牛東忠、劉承嗣等共議破城之

策。各營挑選精銳七千。結為四營。從西北。又二千四

百。從東北角。兩路夾攻。餘守演武場大營。廿五日進

攻賊。步兵四五千在前者。各負板扉障陣。馬軍在後

衝來。勢甚猛。官軍打射。自未至申。賊中礮皆死。餘各

潰散。丟下板扉皆為我兵所獲。東營又夾擊大敗之。

原來居障前者皆鎮民也。賊詭令步兵驅之冲障。受礮牽住。各營官兵却令承恩教垣率精騎同虜伏兵。漢延渠侯官軍運餉至。伏起殺散衆軍。將糧餉二百餘車焚掠。車牛盡數搶去。搬入城中。及四總兵知之。救已無及。劉哮得糧大喜。酌酒相慶曰。此天助也。諸將議晝攻。賊有準備。不若夜攻。火光遠。遠守陣不及。可破也。乃於二十九日初更。西南起火炮為號。一齊近力攻打。賊已上城守護。滾木礮石齊發。擲柴束火藥燒斷雲梯。攻死軍丁無數。攻至天明。不得登城。承

恩又出不意。令人阻絕糧道。殺死軍戶。將牛隻盡搶去。諸將尋思無計。以寧夏故總兵張傑。於許朝有恩。令招之。五月初一。傑巡城西。遙呼朝責曰。事起迫脅。柰何不戢軍士。肆慘殺。即無法亦無天耶。朝謝曰。事已至此。不能以死報恩主。今乞招不得。當盡殺王官吏。北走虜。逃死耳。傑曰。督府累使招撫。何云不得。朝乃述得辛詭謀。傑未信。朝即令人舁得辛至。使吐塞。得辛仆地。厲聲曰。死虜作反。督府援我計殺賊。不幸謀不成。惟有死耳。而何喋喋。朝怒戮其尸於城。是日

宗室倪燭。惑繼室王氏。誣宗子滴齋姜奎等於賊曰。

彼廿人同盟。將不利於將軍。賊剝應奎於市。扶滴齋

千囚之。

后鎮原王鞠得其誣狀殺倪燭

初二日寧夏新巡撫朱正色

到任。正色初任江陵尹。極有才望。故朝議特推之。朱

素聞賊劫我兵糧運。乃先差新提兵董一奎領衆與

張傑自橫城渡河護運。與諸將協力攻賊。諸將見鎮

城堅固。止有西門堪攻。遂令人採取柳稍滿草。和土

脩墊馬道。以便攻打。賊見即發鎗砲。矢石如雨。牛秉

忠右臂射傷。打死官兵二百餘人。又暗令賊同虜。自

唐渠梁上來攻大營。乃得董一奎新到人馬。速往迎敵。賊見官兵攻城不退。乃以二王各官至城上乞緩攻。官軍不顧。礮中其鐵扇。已而攻卒傳午餐不戒。賊從城上擲下火藥。焚原墊柴草。將一應攻具盡行燒毀。不能成功。初六日虜大入。自鎮城中衛恣屠掠渡河。鳴沙寧安諸守將閉壘不敢出。拜又教虜林諸將曰。我以哱氏故。不憚暑熱。蠻作而遠至。欲兩家以好罷兵。今鎮帑告竭。野不獲穫。而虜軍民何為。初七日北營欲阻胡騎掘關外路。賊隨寔之。時官軍攻具既

為賊所焚。又虜為之犄角。轉餉甚艱。天氣酷暑。大營難居。往往生病。諸將商議。於初十日將各兵暫撤回李祥。河西寨魏信等堡休養。賊見官兵退去。設宴慶喜。言我等屢勝官兵。屢奪糧餉。又得達虜內助。成大。事必矣。遂令張學撰一通榜文。上稱一字混天王。聲言即日要攻慶陽。占據陝西。是役也。雖有四五萬賊。聚兵五六萬人。而無主將。又督撫臣俱不到營。賊填土塞門。惟開北門以放樵採。不常遣人以金帛勾虜。皆從此門出入。我師攻圍正。從前堡打探。未嘗遣一

敢死士入城。覘諸賊動靜。間有射出墜帖內應。或出
逃。因不知的實。不敢應之。賊入取箭取草。無一人拒
之者。賊專倚虜援。我又不能阻絕其來。以故師久無
功。石星為本兵。漫無經畫。閔白已破朝鮮四道。不日
倭兵二十萬。將入遼東。朝議洶洶。多欲學曾。始招安
西賊。專力東方。又欲用密計。以賄退虜。今倭賊效火
酋潛遁。乃殺一二首惡了事。或欲以重賞購順義王。
令擒逆賊。或欲多調客兵。以資生力。中間皆論學曾
素無智畧。悞國事。宜罷斥。於是朝廷削學曾職。薨。

罪計賊。而令朱正色葉夢熊協兵剿之。又議遣李成梁為大將。成梁方被論歸遼東。又疑不敢任。御史梅國禎獨疏保之。復請身監其軍。乃遣成梁子如松領遼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國禎監之。同赴寧鎮。賊每日飲酒為樂。噀拜自兵退後。更不入城。惟在着力免帳房住。以便調度。應虜。五月十一日。套虜萬騎自大河至賀蘭北。抵平虜。毳帳相望。夏境盡為虜牧地。常以數千騎往來城市。家徵力索。許朝結首長近俸五納受。以從女妻之。裝遣甚厚。十三日。督府檄遣官惡。

脅從同治。詳謬藉吳習池等十人給贖。十五日賊徵糧於洪廣諸堡。常信堡日力陳縉誘殺之。賊憾甚。縉縲去支解之。縉罵賊而死。其妻梅氏同日自經。十七日復遣周國柱統兵數千。令虜攻常信屠戮洩憾。國柱故名畢邪氣。以家丁為隊長。僞儻好義。東陽偽署為中軍。與諸生尤鳳鄰。鳳常勸國柱就中國賊。至是國柱故緩行。鳳固令弟維雄中。至堡渡之。民得從窺。不能走者。盡屠之。堡女張氏有姿。虜欲犯焉。投火中死。盡焚官民舍。又代毀郊圻林木祠宇。十里盡赤。

二十日朱正色來開府。蔡可賢來兵備河西道。俱駐
劄河西營。馳榜諭鎮民賊匿其榜。二十四日賊遣雷
昊詣行營乞招安。張傑信之為請。督府許之。次日許
朝來迎張。提兵進城招安。詭云衆心未一。將傑拘留。
禁其從人。又脅諸官吏移狀督府。且徼破格陞賞。殊
無降意。朝又打聽得軍門諭撫達虜得着年銀定。把
都諸酋紛紛講賞消息。恐虜退去。急賞金帛送虜。令
對官軍說當初與哮拜軟血相助。若要撫賞先招安。
拜等方好復還。虜從沙湃等處分道南侵。大肆搶掠。

又發兵合虜攻圍平虜。督府急遣兵救援。時着甫欲歸。又聞督府遣人招安。而拜等反復。乃趨至演武場。謂承恩等曰。孤城不敵官軍。抗則必敗。不若順撫。得策語甚洽。用胡禮抱頤親愛。而睨視朝。朝不悅。六月初三卯。督府檄曰。賜等結髮從軍。曉習兵律。謀叛族誅。今在勿宥。党石被戕。猶以浚削軍糧。謗曰義舉。爾後易官召虜。誅殺無辜。非叛而何。朝廷懷蕩之恩。仍寬自新之路。我受命闡外。撫剿得惠。今與若約。六月出獻逆首。如執迷不悟。三軍惟知討賊。義不遠旂。

若曰。負固則古無有不破之城。若恃兵食。令鎮儲已空。與諸鎮孰強。又狡虜惟利是視。寧能為若數死。即王官士民。不幸遇害。不失為忠節。若輩父兄。子孫。難免赤族之禍矣。朝見檄始懼。又以虜難恃。莫寧得撫。欲遷公署於新城。已擁衆屯舊城。如莊浪。魯氏。自署部曲。不屬軍政約束。東南二門塞勿啓。是日賊又執李剛堡。操守官施威下獄。以其潛通北路官軍。且往鞠許萬鍾盜獄也。初六日。葉賓熊來代署。督經畧西夏。此時兵散各堡。營房日。侯張傑清。夏城。

下無一兵。初八日賊械常遠子五人詣行營而厚卹其家。十五日督府檄拜等曰。既械首惡。革面受撫。宜即開關循職。叅聽節制。而猶首鼠兩端。且戎政今誰屬。乃捻兵張傑。不入公府。群居城上。何等舉動。其速赴督府聽議。毋緩。賊見檄復留使不遣。第令雷昊乞緩攻。而愈督軍浚壕築東南門塲道。毀棹榭公署木為渠。答固守。袁熊語學曾曰。賊假撫緩師。實候秋初虜來。可以肆志也。今我師老財匱。尚容坐守乎。乃議十九日官軍四萬。并酋兵列為六營。一齊進攻。董二

奎城南。牛秉忠城東。李昫城西。劉承嗣城北。麻貴屯
兵教塲。以備四面有急。又約帖於矢射。示鎮民不
與賊秉城者免死。當日各賊拒門迎敵官軍。打破塼
口數處。火箭燒毀城角樓二處。又將劉東暘住樓飛
簷脊獸打毀。至午時北門忽開。拜與承恩親領達虜
家丁出戰。麻貴急傳令。賊中有穿盔甲迎敵者。斬首。
不迎敵者活拙招安。又親督諸將馬乾英等擒斬賊
虜一百一十八名。顙奪獲駝馬數多。拜遁入幾成擒。
天晚暫退回營。此一次攻城城幾破。賊皆膽寒。高才

於北樓下。承先馳歸家。母令急走圖嗣。母顧我二婦人也。母歸。遂同縊死。賊捕承先鄉等械禁之。廿五日。勅旨至。除拜父子不赦外。餘皆從乃免死。監軍又諭曰。拜父子若能改圖。束手迎官軍。亦當為保全。許朝曰。監軍活我良厚德。然我五人誓為生死。請駐軍關城。毋入鎮。議終不決。廿七日。劉承嗣督兵於北門穿鑿地道攻。為賊覺。盡殺穴中。自廿二日至此。凡七月。攻城官軍被死傷者八千人。賊馬城死守。狡計百出。矢石火器。日夜狠打。只等卜失兔。胡馬來助。梅監軍

與李提督商議賊倚虜不下。必竭力創虜。使賊絕望。始可平也。於是二十八日。使李寧領精銳哨探。賊使適自虜中歸。李寧因追斬夷虜。并拜養子克力蓋等三十名。奪獲承恩。調賊印信令旗。并着力兔號箭一枝。谷不失戶因官軍逐之投河死四五日後。土文秀又差吳繼翰等勾虜回。被千總王世祿追逐。擒其四人。或云此七月初三事如松於是盡得虜信。加意防阻。賊不知被擒。每夜舉火為號。以望虜救。此如松斷絕招虜二七月初一。戊午許朝權之王各官至南關城。請董一奎講話。隨倉事現賊反。獲不

受撫。與家人張興從上跳下。興繼之。誤踏府折其脛。
董令官軍撲救止。將張興救回。身帶河東道關防一
顆。府復為賊縋上。朝以刀背四擊。隨曰。老僮老僮。吾
視爾如燭鷄爾。初二日。南營兵攻振武門不克。芻粟
為賊焚之。初四日。拜遣徵虜者久不回。乃自率兵欲
北走。虜又不能越。是日復遣人賫金佛像。蟒衣。縫城
潛召虜。夜使三發。蓋拜初舉兵。不自立而乞東陽。期
事成并圖東陽。不成以二千真虜家丁。足制劉許死
命。至是兵屢挫。虜援不至。始惧。語子承恩欲同奔虜。

承恩未肯從。承恩母施氏。軍家女也。屢諫。拜不聽。屬誕辰。家宴。椎髻胡服而前。拜驚問故。施曰。以將軍功高。得命婦服。今恐不得長為漢臣妾矣。因泣下。拜亦感悟曰。如而兒何。承恩聞之。肆大詬曰。老狐媚不死。而喋喋撓夫子所為。是何與汝幾下事。再言并爾砍訖。施氏泣曰。我何不幸。生此狼。斷送老命。且哭且掣其居。承恩推跌母出外去。党公遇害時。二女皆笄矣。為賊驅裸而出。周國柱獨言之東陽。與党石家口同安置存活。國柱常與副總兵葛臣密議圖賊。苦未得。

間至是劉峙共議緩兵之策。再求招安。國柱曰。誑之
兩次矣。必不信。不若以党石家口獻出。復許開門獻
關。或其聽乎。承恩如其言。七月初七日。發党石家屬
出城求退兵。官軍不聽。攻之愈急。然多傷賊。礮不能
下。往鎮兵習神鎗。而不善展口礮。小卒楊柰張起能
之。為賊數殪官軍。又楚人汪雲谷者。初以謁藩至。礮
敗教賊。取梵宮積塵。沃以燒酒。造礮着人。無不糜爛。
官軍極畏之。初十日。督府賚固守平虜。攻於城下。自
是無虜警。諸屯堡始出雄採。民咸戴酒餽。勿致與官

軍貿易。此時賊累求招安。督府不肯信。梅監軍獨決意從之。然未有成說也。十一日督府議城卒難下。城東北地形卑下。而大壩內水勢高地丈餘。不若築堤東北堰磨渠紅花渠永灌城。此立破之術也。所恃生靈無辜者。並焚魚腹耳。衆曰。事求速平。賊亦難顧惜。於是決意用之。議築堤一千二百餘丈。一應器具調度。兵勇防視。晝夜謹嚴。俱各完備。賊見官軍築堤。亦防水患。於城頭置重門。斷塲道為浮橋。蓋賊意欲議行。當出盟。請大臣入城。即可斷橋。拘為質也。十三日

許朝下城。刑牛馬與諸將盟。止攻殺。梅監軍亦單騎至關下。面諭賊衆。忠義慷慨。無不感動。因此令啟關。朝疑貳。請以詰朝。十四日監軍復至。朝等遂巡下城。稽首開北門迎監軍。梅欣然欲入。使者還報。市隧有伏甲守關。卒戴朝相亦客白賊說。弗可信。乃弗入。約申盟。明日請諸將與朝灑血酒盟。互疑酒鵠。莫肯先飲。罷歸。戴朝相因執朝親倖黃花兒以降。初朝下城盟。城中訛報朝就執。妻妾聞之俱仰藥死。朝大恨。徵賻祿焉。十七日朝廷以西師又無功。損兵耗餉。言

者紛紛。

上震怒。遣官械。曾赴京。以。麥熊升。侍郎。代為。總督。
討賊。十八日。堤工完。決大壩。放湖水。賊正憂慮。忽報。
卜失兔率部落二萬。駐禿顏明愛各率部落三萬。分。
頭從定邊。沙湃等入犯。拜等大喜。速遣真夷家丁。并。
東陽朝槍手三百名。作為鄉導。引之。寇廷慶固請鳴。
沙半箇城。渡河。由廣武石空山砦而來。勢甚猖獗。督。
府急令鎮。或巡擊。龔子敬領苗兵一千至沙湃拒虜。
始戰。倭勝。大砲打虜首一人。不意至山砦口遇虜。虜。

欲穴垣出。苗兵移營過其前。虜前驅牛馬引穀隨之。視眊者輒射。死者八百人。子敬并領兵官戴君寵等皆沒於陣。督府聞敗。速調延綏提兵董一元統衆出邊搗巢。以牽虜內顧。又遣麻貴領兵四千擊虜於石溝等處。斬獲頗多。李如松又差李寧等在夾河中灘與虜交戰。斬獲虜首三顆。虜從沙湃入者屢遭零剿。從延鎮沙梁入者又患一元搗巢。以故陸續遁去。拜見虜遁使人讓之。求虜再舉。此官軍斬絕招虜三二十日偃水已及城。賊無奈。令張傑寓書如松申前盟。如松報曰。

主上不以松不肖。使假便宜而西。始松受服時。家
威遠。戒松將貴。靖亂無尚。斬馘功。故一意用之。士皆
在。乃疑酒鵠而撫用不成。堂堂戎師。豈無一策制敵。
而假盤盂為斧鉞乎。且何施面目牙纛也。彼若悔禍。
安肯魚蠶鎮民。以悖家威遠之訓。書報拜猶不悛。理
刑同知宋炯在繫。以憂死。朝過娶。故百戶何熙妻不
從。朝手刃之。二十四日水大至。壞女城。賊伐宣聖殿。
慶府槐栢以繕補。北關瀝下。受水墮民舍。無坐卧處。
賊禁之不得遷動。至八月初一。子城外四面皆水。城

浸至八九尺。賊大惧。是晚賊三百人。駕九船犯堤。官軍併力擒斬。落水死者無數。餘百人以四小舟遁。次日城東西兩面崩塌。一百餘丈。懸樓坍塌兩座。城危旦夕矣。未時北面堤埂係都司吳世顯所築。忽從地下決裂。走水衝開二十餘丈。水勢便退。人報督府。即以賜劔就隄斬世顯。三軍股栗。賊衆見水落丈餘。酌酒相慶。初四日文秀暴疾輿回。丁邦彥偽署遊擊代之守門。初五日官軍修隄。賊遣吳教塏引四百餘人。駕舟至望軍臺及教塏舊將臺二處。引礮向泄水口。

擾修隄役。麻貴同叅遊王通等率精卒從水趨戰。涉
斬二十人。獲其礮。敖垠遁免。朝蜜耻之。初七日賊又
發七十人從東南縋下。駕三舟至東岳廟。設礮對營。
擊打牛秉忠率叅遊李秉德等領百人趨水攻賊。至
廟賊俱退去。又賊五百冲來。奪占廟基。并修補東門。
潰塌處。隨被官軍從水對城併力射打。殺賊仍占廟
基。雲五。田三捷。士氣愈奮。崩隄復完。城中水盈尺。
賊出獄中。婦女縱虜。騶淫。初八日許朝殲妻馬營園。
除道五里。懸流蘇幄。喪具踰制。市衢列甲防非常。先

是南關民。夏之時。李醫生傳授仁等。謀俟朝殯。妻日授仁設晨餐。招偽把總吳保。馮良佐。就席擒之。開關納官兵。因射書南營為約。反朝。舖時授仁方逸。二人去未遠。而官軍舉礮城下。二人即抽身抗敵。東陽疾馳北樓。承恩朝趨南關。甲士憫焉。登陴矢石交下。大傷官軍。官軍射回其書。前六月二十四獻城。敗于李。之獻城。失又先時乃不自責。而射回。關民書何也。夫使關民助賊。而詐射回。何益。倘出真意。反傷良民。愚何甚。賊怒。欲盡殺南關民。拜等商議。永日增而隄守堅。非虜來必不可解。於是又使劉元朱山出城勾虜。

日夜望救不至。又差閭登科黃虎等五人。一來打聽
決水。二來探望劉元消息。此時鎮城久圍。芻粟不繼。
城中缺食。人民餓死。吊死者踵相接也。新朝恐人心
變動。凡餓死。令假稱病死。不許明言。明言者砍殺。初
十日。監軍機賊啟門納糧糗濟軍民。朝裂其轍。十一
日。李金父子潛謀殺賊事洩。被誅。十一日。張傑復為
賊遣。詣督府乞撫。麥熊曰。撫吾風心。不虞其忽。無戒。
聞城中饒饘。比屋相望。是可忍也。我為力請。朝廷
得賜鈔券免拜。拜若投戈。誓不相負。且令放成受賑。

河西不聽。十四日督府稱制。授東陽寧夏左所正千
戶諭曰。鐵券且至。但提督受命專征。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且憎若多反覆。為若計。可遴庠士嫻言辭者
二人。懇監軍事。必有濟。朝然之。選二生。總城詣督府
及監軍。皆許諾。二生歸。復朝。朝令復東陽。又徧語諸
王及府來輔。十六日亭午。監軍傳勅券至。趣闔鎮官
師吏民開城門。接龍亭。張傑令賊填塹。發門墮。而承
恩疑有伏。沮之。監軍曰。曩固知若等無成言。然不敢
虛稽勅命。奏繳而後戰耳。張傑對使泣留。願緩詰朝。

十七日賊執勅。奉為廢。欲先縋入。驗之。且要官軍退。如松曰。勅書盛之。金函固以紫泥。尊君命也。而欲縛以草。是何等語。且撫未決。安可退師。承恩從中梗復堙門。斷塹。勵衆固守。中外士民大失望矣。十九日賊夜絞戚卿於獄。二十日毀王太師祠及棹楔三十所。又縋殺承先等。二十三日東陽忌白鶴兇狠將殺之。朝馳救語相侵。二十五日賊欲毀文廟。不果。盡掘奪民窖粟。募善游者決隄。文秀疾甚。東陽承恩朝三分其衆。每日舉放煙炮。暗號。專俟虜來冲突。官兵

一面決水守隄。一面遠近巡邏。恐賊復勾虜。恭將來保。副將王通等。聚於沙城墩。丁義堡等處。拏獲勾虜賊劉元朱三。并問登科黃虎。使得着力。免夷書一紙。內稱調兵據固原。沿河奪掠。及從平虜過河前來。約定日期等語。督府與監軍議曰。水將及城。虜衆又成虛矣。速令如松選兵一萬。分遣李寧引軍一千。卅三四日。至黃硤口。果見着力。免精騎八百。自鎮北堡地方搶入。又廿七日。數千騎自李崗堡渡河。聲言要圍困大營。截奪糧草。敕承恩等出城。往牧寧夏地方。

以踐割地之約。李寧等止三百騎。遇於李崗堡東。虜注矢如雨。衆有退志。如松手斬一人。鼓之殊死戰。搃兵麻貴遊擊馬孔英大兵繼至。夾攻虜潰。長驅至張亮堡。虜遂披靡。直至賀蘭山前後。追斬首一百二十顆。奪夷器駝馬無數。虜大敗。騰山逃去。自此解體。不敢復入矣。按如松此戰乃斷絕相虜之終九月初一。丁巳賊猶毀官民第宅。選楹棟美者。構為屋。磚周其外。穴竅置鎗礮。防益密。雖御妻妾休第間。不脫剗。初三日。叅將楊文領浙兵一千。及苗兵莊浪土兵俱到鎮。初五日。賊城率

苦乏食。朝戶給一票。票役三人乘城。仍徵糧給他軍。
以貧富為差等。富者為米戶。派銀給之。糴米無米者。
則期泉首南關驛軍。夏之時等苦此役也。相聚而謀。
曰。今一粒未收。從何得米。與其死於賊。莫若約我驛
軍一二百。先將守關逆賊高天壽等五十餘人。半夜
乘睡縛之。然後縋人。請官兵進入。賊將大城門寨土
賴守關及初七日水滄北關城塌。是晚之時。與關民
皆勇者。齊力上城。將守關賊縛縛已定。先令何業持
天壽首級。縋下走報行營。如松先令百戶姚欽探視。

閔民已將擁土除去。如松引兵登城。執吳保等誅之。
擒二百人。初八日甲子。梅監軍各將官俱入南關。百
姓焚香拜迎。葉侍郎相續入閔。犒賞兵衆。撫安閔民。
不殺一人。大城居民聞之。人人思獻城矣。此時賊見
南關火起。各到南城。欲發矢石已無及。南關係許朝
所管。承恩讓之。初九日朝遣張傑渡水赴行營。傑陰
說朝殺賊立功不應。賊既失南關。益悞入圖已。民間
鋸斧鑼鑊之屬。盡拘之。或告東陽曰。文秀見水至而
托疾。知事不濟。欲陰獻城為功也。東陽與朝謀往視。

見其少瘥。乃彊起聚飲。共殺之。而分有其室。拜父子。聞之。益疑懼。官軍據關攻大城。數日尚未下。國禎謂如松曰。賊今勢窮。守必益力。以死憑堅。卒不可破。今賊自相疑懼。不若乘機行間。俾密謀圖之。庶令一城生靈。然內外久不通。莫肯往者。有賣油李登。跛而眇。負罌擊木歌於市曰。癰之不急而狃於宥。危巢不覆。而令梟止。國禎聞之曰。是可使也。千戶耿憲又舉之。十三日登齋三諭帖。并總督免罪牌票。縛木渡至東門。先見承恩曰。監軍以時氏有安塞功。今與鼠輩驕。

誅深忱惜軍中不乏使以登殘民不駭視聽有密計
授將軍將軍幸有意聽登即不聽願死麾下毋污劉
許手趨而出從間道見東陽朝亦各致割布監軍議
承恩見水灌城圯大兵聚關門計無所出其母施氏
日夜憂泣惧為俘奴而又得李登間愈惶惑召所親
倖石棟問計棟曰周國柱見事審而決彼雖東陽臣
然與朝有怨鎮民郭坤死有妾頸托國柱國柱聘之而朝復往議怒國柱之不讓也故有嫌
盡呼謀之國柱尤未敢出尤鳳促之行遂往承恩迎
謂曰此何時而坦腹卧曰欲畜力為將軍血戰耳承

思語之故。國柱曰。尤秀才嘗言。諸將軍皆贖死奇貨也。弟不知誰先得之。承恩頓足曰。吾恨早不聞此言。幾為文秀所笑。意遂決。議欲召二人飲醉誅之。國柱曰。兩家前後左右皆戈鉞之士。且以制二。恐非萬全。將軍當計誅朝城南。柱侍北樓。乘間取東陽也。承恩曰。然吾以猛卒五人佐若。國柱曰。東陽甲衛如林。五人奚為。形色一露。必敗。迺公事。柱一足矣。十四日午。遲明。風霾蔽黑。承恩過呼朝門者曰。許將軍已往南城。考訊城卒。不覺察而致納師。承恩急往見朝誑。

曰將軍何暇問此。有密事登樓議之。麾衆下曰。將軍知周國柱有異心乎。吾與將軍斷其首。語未竟。承恩家卒世雷大宣遽曰。外營礮向樓。無宜久駐此。承恩疾下。朝陂後從大宣掖之梯半。世雷抽朝佩劍砍之。首殞梯下。分兵擒萬鐘。及夷漢家丁悉斬之。國柱見馬塵還起。有兵刃聲。知事濟。乃被鎧登樓。佯謂東陽曰。官軍已入南城乎。何擾之也。東陽驚起。凭軒望。國柱自後砍之不死。走入側房支戶。國柱引足破戶。梟其首出。衆譁曰。爾何敢弑將軍。國柱叱曰。誅一逆賊。

何弑之有。奴不避死。官軍盡斬汝衆。乃散。國柱搜撫鎮道印實諸懷。縱火焚樓。於是開甕城。釋二王來輔府。及所禁七十人。驢呼而出曰。國柱活我。外見樓火。咸知賊敗。莫知誰功。隨穆至南城。見監軍述承恩國柱殺賊狀。時城門塞土。尚未疏。諸將皆壘土石。陸續上大城。如松登城。呼父子青衣伏迎道左。如松賞承恩花紅。送二王歸府。誅賊黨五百人。天始開霽。城中即時大定。承恩猶疑懼。國柱降紅旗安撫之。北樓火竟日夜。東陽所搜掠貨貝珍瑤。焚之殆盡。十五日

疏城門土。迎官軍入城。橋高才汪雲谷雷吳民爭歐碎其尸。時噤氏真夷家丁尚多。而諸將皆歡飲其室。夢熊聞之大驚。恐事有變。急傳令如松等。即日不殺噤父子。即以賜劍行事。諸將始悚然。整兵以待。十七日承恩出謁。叅將楊文以督府令擒之。部兵攻噤氏拜同承寵馬貴陶大渾代真胡三百人拒戰。至夜不能下。如松下令曰。誅止噤氏。其餘投順免死。衆遂潰。拜縊男嬾於樓。縱火自焚。官軍撲滅。李如樟家丁李世恩割拜首級。斬貴太餘皆就擒。遲明令鎮民搜捕。

反者。照依功賞。於是。以次捕汝莘。大宣等。三百人。殺於市。自晨殺至日徧時。又出令止殺。活捉請功。二十日。河東西二道。開府。督府。監軍。相繼入。安撫軍民。梟天慶。撤戶等。百人。杖桓。應魁。鄭祚。斃於獄。此時衙門盡行燒毀。各官俱借住民房。肆日之後。豈太平晏在西塔寺。先將死節之家。賑恤紀錄。禮達。承恩。承寵。渾代。部招名。土文德。何應時。陳雷。白。廣。陝。維。武。獻。俘。關下。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詔磔於市。仍各梟示九邊。諸妻孥功臣為奴。賞周國柱。世襲都指揮使。當詳為。

遊擊時夜夢天大裂。內火焰中滾出一物。非虎非馬。咆哮徧鎮城。頃之入拜門。其堂皇一時傾塌。大吼入臥室。伏妻施氏身傍。驚覺。次早問張道。道人云。應。在二十年後。三十年前。索紙書云。一十一十。一十一。一十一。箇磨。衆人吃。五鳳樓前書第一。拜不省。無何施氏產承恩。產日有狼當門。嗥。鼻啼。屏聲。妻見凶兆。欲不舉。拜強收之。及是萬曆二十年十一月十一日。承恩首磔焉。

平寧夏贊

咏水外史曰。昔魏絳受歌鐘。後世競言和戎。然遺室者辱國。歲幣者露財。鮮勝算也。我

穆廟時。奄酋悔禍。頻頸受封。互市羈縻。郊垌無警。已二十有三年。其明效猶未甚著。至哮酋反噬。志徼曩霄。叛擾堅墉。賄勾套虜。虜雖歆利。一來終怛香火。雞肋歲腹。罔敢嚙虐。卒之援虜阻絕。嗎夷獻功。逆醜陳屍。燭炎條城。誰謂非庚午之成。遺潤九里也。不然者。胡馬還來。靈夏內訌。統萬窟虜。陝右震動。萬一哮劉未即授首。而棲踵東韓。繹騷。即天下全力。肩負兩重。

矣得慨然乎哉

平壤錄三卷終